

诗词书画逞风流

——读张觅《明清闺秀诗词小传》

文/贺有德

在群星璀璨、百花齐放的古诗词王国漫游，似乎只是男人的天下，几乎忘却了“女儿国”里群芳竞艳，其才华、襟怀，直欲压倒须眉，也是别样风流，足以与七尺男儿并驾齐驱。

我国女性文学源远流长。早在先秦时期，女性主体已开始觉醒，有女诗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；到汉魏时期，出现了女性文学创作的第一高峰；大唐王朝，女诗人大量出现，《全唐诗》所记载的女诗人达100多人；文化空前繁荣的两宋，女性文学再迎高峰；明朝时期，女性文学创作极度繁荣，《历代妇女著作考》统计的女性作者多达243人，清代更是开创了新局面与新高度，女性作者多达3000余人……

张觅多年来钟情于博大精深又异彩纷呈的古典文学，博览群书，著述颇丰，尤其喜欢且擅长诗传词传。近年来关注女性文学，《明清闺秀诗词小传》即是其力作。张觅精选的46位明清闺秀，紧紧抓住其共性：这是一个独特的群体，她们出生于官宦世家、书香门第，家学渊源，得到极好的家庭教育，博览群书，经史子集无不涉猎；她们天资聪颖，敏而好学，才气过人，吟诗作词，琴棋书画，悟性极强又秀美端庄，甚至“如奇萼之吐华”，貌美如花，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；她们相夫教子，却大多命运不济，或天妒英才早逝，或婚姻家庭不幸，但无一例外钟爱着诗词书画……共性之外，各有其个性，或擅于诗或长于词，或工于书或善于画，多才多艺，丝毫不输须眉，甚至压倒须眉，荟萃成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《明清闺秀诗词小传》秉持张觅一以贯之的写法，叙写人物小传必有述评，夹叙夹议，恰到好处。小传求简而精，文字从简，笔法更求灵活多变。张觅叙事，简短之中有波澜，甚至一波三折，明初女诗人朱妙端小传便是如此：家境优越，能诗善文，著述甚丰，造诣不凡，眼看着前程似锦，13岁时父亲不幸去世，遭受重大打击，幸好有母亲陪伴；婚后对丈夫很不满意，感慨“可怜不遇知音赏，零落残香对野人”，失落与惆怅挥之不去；幸喜丈夫体贴，从不干涉，生活无忧，“过得还是很幸福的”；丈夫死后，从此开始寡居，幸喜儿子孝顺，生活安静温馨，80多岁才去世，难得的高寿……46人之中，不少人物小传，张觅追求行文多波澜，与传主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相应和，以求丰富多彩。

叙事有波澜之外，侧面描写也是张觅常用手法，力求从侧面落笔凸显传主，闺秀小传中俯拾即是，有时甚至一而再再而三连用。比如王端淑小传中，侧面描写竟达十次之多：幼年时随兄弟念书，“先生对她的博学与才华称赞不已”；父亲向人夸赞“身有八男，不及一女”；他人评论其“诗诸体并有胜处”且“得风人之旨”有“闺阁雄风”；因敬佩其学识与才华，“同秋社盟弟”主动资助出版其《吟红集》；才华得到著名文学家张岱和著名戏剧家李渔等文化名人肯定与赞赏；顺治帝闻其才名，曾想把她召入宫中；其花鸟画很受欢迎；袁枚对其戏作诗很欣赏；文学家毛奇龄称颂其“风流遗世姿独殊”；编纂出版《名媛诗纬》42卷，著名学者丁启光为之作序，周之道为之作跋……侧面描写自有其独特魅力与奇效，与正面描写相融，奇正相生，相得益彰，堪称人物小传之妙笔！

张觅为明清闺秀群体作传，大多尺水兴波澜，尺幅见乾坤，极简的文字篇幅包藏极多的人生遭际，诸如孟淑卿、陶贞怀、梁孟昭、毕著、张学雅、朱柔则、叶宏细等闺秀小传，皆是如此。名副其实的“小”传，千余字或两千字的篇幅，鲜为人知的诗词闺秀便现身纸上城邦，胜似遗貌取神的简笔人物画。于明清闺秀而言，在张觅笔下不过“昙花一现”，可从此不再屈沉，在诗词王国发出自己独有的光芒，无疑又是幸事。

《明清闺秀诗词小传》所写闺秀不过46人而已，对于明清时期乃至文学史上庞大的女作者群而言，无疑只是冰山一角，真心希望有更多沉寂多年不为人知的女作者“重见天日”；但对于已传世闺秀无疑又是幸事、喜事，对于后来人也是幸事、喜事，从此打开了诗词王国的另一扇窗，不一样的风景一一呈现，赏心悦目，美不胜收。



网事如烟

文/侯为标

随着南方刮着寒风、北方下着大雪的日子越来越多，一年也进入尾声，又一个三百六十五天将成为昨天。很多单位开始忙着各种总结表彰、考核报表、征文评奖，宏观的、微观的，让人目不暇接。有一位熟悉的文友更是威风八面，一周得好几个大奖，拿奖拿到手软，获奖感言催人泪下。

比起别人春华秋实、开花结果的高光时刻，自己有些自惭形秽。过去的一年，日复一日，如微风吹过海浪，波澜不惊，海还是海，我还是我。从春到冬，所有的日子不过是时光自然的轮转。有时候也在心里郁闷，一种同台竞技的巨大压力，时常带给人一种莫名的自卑。

毫不掩饰地说，自己也算有点小梦想的人。甚至从去年的去年、从以前的以前就有。每一个如期而至的春天到来时，我都会在内心播下希望的种子，在开满栀子花的山坡上，周围的一切是那样美好。我踌躇满志给自己定下目标：不写则已，要写就尝试挑战一下长篇小说的创作。于是，没日没夜当“键盘侠”，绞尽脑汁，霸蛮写了三万多字，结果回头一看，写满大写的失落。

说到文字，想说点不算题外的题外话。过去的一年，文坛上的“网事”像一锅烫嘴的粥，沸沸扬扬。吃瓜群众大饱眼福，娱乐指数至少三颗星。不少人削尖脑袋，想一夜走红，沽名钓誉，甚至铤而走险当起“文抄公”，大段、大段的拿来主义，被曝出后落得身败名裂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

更奇葩的是，有的还抄得理直气壮，引经据典找各种说辞为自己“漂白”，狡辩说某种拼凑法，是创作的新方式，让人惊掉下巴。这样不要面子、又不要里子的拙劣表演，让网友们唏嘘不已，群起而攻之，对其雨点般一阵乱砖狂拍。

同样是抄袭被曝光，也有干脆利落认错道歉的。可谓有错改之，善莫大焉。即便如此，我仍然相信“抄袭门”事件也不会是最后一桩，至于背后的原因，自然复杂又深广，多可意会，难于言传。

文学圈的八卦段子也不少，大部分人都忙着去当作者、当作家，而没有人愿意当读者；很多人只想着自己的大作上报上刊，却不愿意掏钱去订报订刊；某些纸媒在风雨飘摇中硬撑或停刊，似乎也就没什么不正常的了。

再回到文字上来。作为业余爱好，文字带给自己的快乐和开心，那种生成于纸上的散漫与氤氲，一直是真实存在的。能上大报大刊，当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美事，上不去也应以平常心面对现实。毕竟我冲过、拼过、用过洪荒之力。

网事如烟，未来已来。每个人的坐标不同，既然爱上了，那就继续爱。别好高骛远，不要把所有的希望当目标来实现，做文学海洋里的一朵浪花，将逝水年华的追忆与眷恋，用文字化成如梦如歌的人间烟火。

凤栖山

文/任静

我又一次来到凤栖山。我以为走进凤栖山，就可以触摸到你的温度和存在。

凤栖山的墓园扩大了，环绕墓碑的松柏似乎长得太快，不像是长了十五年，倒像是长了一百五十年。苍郁地遮出一片森严气象，墓碑林立，我差点就要找不到你。还好，有月季花领路。浅粉的、橘黄的、玫红的月季花，依然灿烂地盛开着，一路馨香，在阳光里，安静从容，宛如你从前灿烂的笑容。

我仿佛看见你的身影站立在花丛中，正举着一把铲子专注地修剪打理那些花草，一如生前常做的那样。犹记你把从外面搬回来人家废弃不用的一张办公桌当作花台，一盆一盆将花盆端上去，松土、浇水，修剪枯枝败叶，耐心地一点点拭去花盆边缘的尘土。偶尔你会调换一下花盆的位置，让它们都能均匀地采集到明丽的阳光，就好像让你小时候喂食过的那群小鸡，都能啄食到香甜的一粒米。你曾是那么热爱生活的一个人，总是乐观而明朗的笑容。从来没说过要离开，从来没说过要分手……可是，你竟然真的忍心离开了我们，一走不回头，渐行渐远，一走就是漫长的15年。是不是每个要长行的人，心肠都会变硬？你甚至不再顾及我眼底储满的泪，会像井水一样喷涌而出，今生恐怕永远也无法拭干。

花丛中，你的背影颀长而矫健，恍如初见，恍如你离开时那般模样。今年比往年变得更加平和宁静，但怀念依然在，对过去无比美好的依恋依然在，忧伤亦在。我知道你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的心底，你一直安静地停驻在我美丽的记忆里，你始终是我生命中最阳光灿烂的那一部分。我不知道这种感觉还会持续多久，但我希望活到八十岁，依旧葆有这种和你在一起的亲近感，如果真的能到那个时候，也许所有的痛苦回忆已经变成了曾经有幸拥有过的幸福！在我鹤发苍颜的年纪，却仍然拥有一个阳光帅气的男子，38岁，正当年华，那该是多么幸运啊！

深情地凝望着花丛中的幻影，我的痛楚都不敢过于明显，我眼睁睁看着你的生命在属于我的时间里轻轻划过，眼睁睁看着你款款而来，又仓促离去，我甚至无法伸手去挽留，甚至连悲伤也不敢太重，我怕我的呼喊一嗓子爆发，就会阻断你回头的路。

真的悲伤并不是非要大声哭泣，就像此刻，每一滴泪水凝结成一个字符，像平静的水流过纸张，平缓而滞重，流经每一处都在宣纸上晕染、延宕……像我这些年磕磕绊绊走过的每一寸路。

万水千山的阻隔，也无法斩断心底的怀恋与呼唤，尽管那呼唤已苍白到无能为力。唯有菩萨低眉，唯有温柔落泪，一遍遍回想，是对记忆的复制与临摹。唯有如此，方可心安！